



记忆

父亲的记忆也有选择性的时候。妹妹每次来看望他,父亲马上用一双半眯着眼睛打量妹妹,然后果断地说出妹妹的名字。此时的他,就像一个热切盼望领到食物的小孩。

父亲,谢谢您还记得我

□杨柳依

父亲今年83岁,患糖尿病、高血压多年。前几年开始出现轻度老人痴呆症,表现在记忆力严重衰退,记性特差;走路不稳,要人搀扶才能走几步;大便失禁,生活起居要人照顾。

以前,他和母亲住在乡下,我们几兄弟住在城里,叫他们来跟我们住,他们说不习惯。年迈的父亲由同样年迈的母亲照顾着。

由于我们重点关注父亲,而忽略了对母亲的关爱。去年十月中旬,母亲因病住院,经检查是癌症晚期。尽管我们请了当地最好的医生给她治疗,但医生也回天乏术。十一月十一日,母亲不幸仙逝。母亲从住院到去世,不足一月。母亲的匆匆离世,令我悲痛万分,也后悔万分。其实母亲的身体早就有问题了,只是她不想麻烦子女,也不想去医院,把什么都藏在心里。也怪我么们粗心,没有留意母亲身体的异常,导致一经发现病情,便是晚晚期。子欲养而亲不待,这成了我心头的痛。

父亲半清醒半糊涂,我们不敢把母亲去世的消息告诉他,怕他承受不了,只好在他面前强颜欢笑。

父亲身体不好,一天24小时都要有人照看。怎么办?开始有

人建议把父亲送到福利院,我坚决反对。

我说,先不说福利院的床位紧张,一位难求,就说现在,父亲刚刚失去伴侣,倘若马上把他送到福利院,他一下子陷入孤独,情何以堪?现在父亲最需要人陪伴,我们怎么可以把他推出家门?

最后,我们决定请一个护工来照顾父亲。

护工请来了,他负责24小时照顾父亲的起居饮食。我每天抽时间去看望父亲,陪他聊天、吃饭。大弟工作没那么忙,经常过去探望;二弟工作忙,比较少去;妹妹和弟媳不时过去探望;父亲的孙辈,休息时也去看望他。

每逢周末,有空的家人都去陪父亲吃饭。那是最热闹的时候,也是父亲最开心之时。他常跟护工嘀咕:多人来好。人多就有住着吃。

父亲的记忆时好时坏,但却挺公道:谁去探望他多,他就记得谁。他最记得住的人是我和大弟,其他的人,有时记得有时记不得。倘若连续几天都来,他就记得;假如隔几天才来一趟,他又不记得了。

也许因为二弟去得少,父亲心里记挂着他,所以每次二弟的儿子去看望他,他都把孙子当成儿子,令人哭笑不得。

父亲的记忆也有选择性的时候。妹妹每次来看望他,父亲马上用一双半眯着眼睛打量妹妹,然后果断地说出妹妹的名字。此时的他,就像一个热切盼望领到食物的小孩。

其实,父亲的心里是记挂着我们的,跟他说起亲人的往事,他都记得清清楚楚。

请来的护工颇有护理经验,除了照顾我父亲起居饮食外,每天扶着他走一段路。现在父亲走路比以前稳了。由于我们经常陪伴父亲,父亲的心情比以前好了,说话也多了起来,精神状态一天比一天好,有时还弹弹电子琴。

当我们兄弟几家人陪着老爸吃饭时,我感觉仿佛回到少年一家人住在同一屋檐下乐也融融的情景。有父母在的日子是多么幸福啊!可惜母亲走了,如果她还在,那该多好。

我珍惜天天跟父亲一起吃饭、聊天的日子,希望这样的日子有很长、很长。父亲在,娘家就还在。

父亲,谢谢您常记得我。希望您记忆力越来越强,身体越来越好。

此刻,刚陪父亲吃过饭,回到家中,写下这些文字,感觉是那样的温馨。我想放声歌唱:“谢谢您常记得我,我也记得您……”

心说

童年时曾有过的这段留守时光,虽然时间不长,但对于当时幼小的我来说却是一个孤独而又漫长的梦魇,足以让我刻骨铭心。

致我的留守童年

□梁永刚

七岁之前,我一直在乡下老家和爷爷奶奶生活,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留守儿童。准确地说,我是从三岁开始成为留守儿童的,当然这都是后来听爷爷奶奶说的。我三岁那年暑假,在外教书的父亲回到老家,把母亲还有即将上一年级的姐姐和上三年级的哥哥带走了,把刚断奶不久的我丢在了爷爷奶奶身边。

在童年的记忆中,那几年虽然没有和父母在一起生活,但我对他们没有丝毫怨恨,或者说小年纪的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怨恨。那时候一直有个问题困扰着我,为什么其他小伙伴的爸爸妈妈都很年轻,而我的爸爸妈妈却是满脸核桃皮一般的皱纹呢?当时的我真是傻得可爱,虽然口中喊的是爷爷奶奶,但在心中却认为他们就是我的爸爸妈妈。而真正的爸爸妈妈呢,由于见面次数少,我甚至连他们长什么样都记不清楚,他们也只是在寒暑假或者逢年过节的时候回乡下看望我几次,给我买一些乡下没有的零食或鞋帽。每次见面,虽然

在爷爷奶奶的一再催促下,我才极不情愿地喊一声“爸”“妈”。

多年以后,我才知道,这其实是留守儿童对父母角色的错位。

在留守乡村的那段时光里,由于远离了父母的监护,我犹如脱缰的野马,在同龄人中是出了名的调皮胆大。毕竟,上了岁数的爷爷奶奶除了让我吃饱穿暖,没有更多的气力对我严加管教,他们也不舍得动我一指头。

六岁那年夏天,我和村上几个伙伴偷偷下河洗澡时,由于河水突涨,有个比我小一岁的伙伴险些发生溺水事故。那天晚上,从未打过我的爷爷把我关在屋里狠狠地揍了一顿,任凭奶奶在外面哭着喊破嗓子也不开门。

发生了那件惊心动魄的事情之后,父亲和母亲再也坐不住了,克服重重困难,毅然将我带到了身边。离开老家的那天,我哭得稀里哗啦,拉着奶奶的衣服死活不走,爷爷在一旁也是不停地抹泪。天色已晚,再不走就赶上最后一班车了,爷爷奶奶一番哄骗才将泪水涟涟的我交到父母手里。

父亲在他所任教的中学附近为我找了一个小学,虽然我留级后仍上一年级,但由于不会说普通话,加之性格内向,我的学习成绩和城里

孩子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。那段时间,幼小的我心事很重,虽然父母对我百依百顺,哥哥姐姐对我也是关爱有加,但我总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。我无心学习,满脑子都想着爷爷奶奶,经常一个人躲在角落里偷偷抹眼泪。我的学习成绩一落千丈,班主任老师隔三差五就请父亲去学校一趟,历数我野性太大,不服管教,作业写得潦草、上课开小差、爱和同学打架种种劣迹。老师毫不留情地对父亲一番数落,父亲也不生气,讪笑着和老师说好话。回到家里对母亲说,孩子在老家野惯了,一时半会儿改不过来,慢慢来,别逼他。

父亲和母亲的宽容和耐心,并没有将我心外面包裹的那层寒冰融化,以至于后来跟着父母生活,倔强的我仍然和他们形同路人,几乎没有任何交流和沟通。

直到我八岁那年,为了方便照顾身体欠佳的爷爷奶奶,父亲调回老家附近的一所中学任教。我欣喜若狂,终于可以经常和爷爷奶奶见面了,而此后的一段时间,我和父母的关系也融洽缓和了许多,完全融入了这个幸福温馨的大家庭,父母悬在心中的多年的石头也落了地。

童年时曾有过的这段留守时光,虽然时间不长,对于当时幼小的我来说却是一个孤独而又漫长的梦魇,足以让我刻骨铭心。我很庆幸父母及时把我带到了身边,用温暖宽厚的爱融化了我心中的坚冰,让我得以在亲情的天空中自由飞翔。

畅游

一进果林,我们俨然美猴王,不用梯子,直接拉扯树枝,剪下果实,迫不及待地挑最大的尝鲜解馋。

岭南六月丹荔香

□陈洪柳

岭南六月,蝉鸣荔熟,大自然秀出了一幅幅惊艳的油画,播放着一首首动听的山歌。山坡之上,果园之内,一棵棵荔枝树长势喜人,枝繁叶茂,远看密密匝匝,绿油油生机盎然,近看果实累累,红艳艳挂满树梢。

异乡风情万种,难得假日有空,我们几名族人相伴而行,前往荔枝林摘果子。果园主人好客,他风趣地说:荔枝好吃易上火,你们采摘时吃荔枝免费,别把嘴巴吃烂了,买多少摘多少,带走的计价,十元一斤,用环保垃圾袋装好,礼品盒加收两元一个,一手交钱一手交货,没带现金可刷二维码支付。

我是从课文《荔枝蜜》得知荔枝这种果树,我国南方特有的树种,主要分布在岭南,我客居的东莞广泛种植,工厂周围成片成林,延伸到大岭山森林公园。荔枝果皮鳞斑有刺,拿着时有点扎手,果肉色如羊脂玉,味甘性温水分多,三月红是早熟品种,逐渐被淘汰,推广种植的是桂味、妃子笑、糯米滋、挂绿等。

傍晚散步时,经常与果农闲聊,他们施肥浇水、整形修剪、打药杀虫,根本闲不下来,丰收时还要请人采摘。挂味荔枝,剥开后可闻到桂花香味而得名,果小,刺尖,色鲜红,被誉为荔枝中的贵族。妃子笑荔枝,果大,肉厚,核小,色偏青,味甜,得名于杜牧的名句:一骑红尘妃子笑,无人知是荔枝来。糯米滋荔枝,果大,心形,核小,色偏黄,市场销路紧俏,被

誉为荔枝中的珍品。

一进果林,我们俨然美猴王,不用梯子,直接拉扯树枝,剪下果实,迫不及待地挑最大的尝鲜解馋。在树底下仰望阳光下的荔枝,总以攀高枝才能采硕果,索性脱鞋爬树,上蹿下跳,剪下一串串又红又大的荔枝,美滋滋放在脖子上挂着的垃圾袋里。垃圾袋装满了,沉甸甸压得脖子疼,感觉是斗地主一般难受,仍不怕苦不怕累,一边摘一边吃。滑下树后,满头大汗,浑身奇痒,挠痒后立起疙瘩毒包,盼着早点回到宿舍冲凉,舒舒服服吹着空调,悠闲自在看书写字。我在果园苦中作乐,吃着味极鲜荔枝,享受着劳动的喜悦,将吃货的狼狈相表现得淋漓尽致。总之,还是很开心,毕竟是亲手采摘的新鲜佳果,劳动最光荣。

收获满满,打道回府,路人投来羡慕的目光。我边走边吃,甜在嘴里,润在喉里,饱在胃里,美在心里。别人吃荔枝上火,我却从未有过,一次性吃几斤也没事,如同大文豪苏轼那样的情形:日啖荔枝三百颗,不辞长作岭南人。

遗憾的是,附近果园没有挂绿,挂绿是增城特产,想想都垂涎三尺。在不久前智通人才市场组织的珠三角人才徒步增江画廊时,导游老鹰说:挂绿荔枝自花谢结果后,就有武警日夜把手,一斤卖到22万的天价!

我认为老鹰的话不可信,未免太夸张了,物以稀为贵,足以

说明挂绿是珍稀品种。我业余喜欢写作,知道增城日报社有文艺副刊版面叫挂绿,挂绿是增城的主打品牌。后来与当地文化界人士聊天时,对方说传闻一不假,并纠正道:最贵一颗西园挂绿拍买到55.5万!单果破吉尼斯世界纪录,创下全球最贵水果,没有之一,上了新闻,绝对真实,从此挂绿身价暴涨,飙升十倍。

我目瞪口呆,难以置信,为自己的孤陋寡闻感到汗颜。我赶紧补课,原来正宗增城挂绿,产量稀少,价格极高,荔枝极品。母树位于挂绿园,树冠高于5米,树龄400多年。挂绿果实,果形扁圆,外壳红中带绿,四分微绿六分红,价格极高,荔枝极品。母树位于挂绿园,树冠高于5米,树龄400多年。挂绿果实,果形扁圆,外壳红中带绿,四分微绿六分红,价格极高,荔枝极品。母树位于挂绿园,树冠高于5米,树龄400多年。挂绿果实,果形扁圆,外壳红中带绿,四分微绿六分红,价格极高,荔枝极品。

好想一饱口福那荔枝之王!荔枝的艺术品也弥足珍贵,记得看到过《鉴宝》电视节目,有一个玉石雕琢的荔枝,还有一只蝉趴在上面,栩栩如生,价格不菲,该艺术品不仅雕工精美,而且巧妙绝伦,寓意深远,是国之瑰宝。

荔枝是鲜果,不耐保存,一旦采摘,一日变红,二日变香,三日变味,四五日则变黑腐烂。受欢迎的荔枝品种,都有一个重要特点,果肉柔软,光滑鲜美,香甜可口,回味无穷,不愧是原生态绿色食品,健康食品。

新语

父亲常说,自己养的这些花都是有灵性的,有着跟人一样的生命,你若用心待它,它们必将灿烂回报你。

父亲养花

□曹波

父亲喜欢诗,也喜欢花。他曾写过一首《花与诗》。

父亲在老家镇上做了十几年的小学校长,抒写了十几年的养花人生。一九八六年,我跟随父亲就读那里的小学。说是校园,其实大都是原来粮管所的房子,我曾亲眼看见一只肥大的老鼠从教室的墙缝里窜出来。我还隐约记得,在老师宿舍前有两棵很大的枫树,春天枝繁叶茂,到了秋天,掉下一些红叶和带刺的果实,给我们这群小孩带来些许童年的乐趣。

也许是绿化和美化校园所需的成本较低罢了,每次到县城出差,父亲便会带回许多盆栽,有杜鹃、茉莉、菊花等,然后一字排开摆放在教室的走廊上,顿时成了校园里最为亮丽的风景。初次养花,父亲没什么经验。尤其是那几盆茉莉,刚买回来时,绿油油的叶片里夹杂着星星点点的白色花苞,煞是喜人。可是水浇的越多,枯萎的越快,不到一个星期,根系就渐渐腐烂,花没开,花骨朵就落了很多,叶子也变黄了。

不分开花学养花。父亲订阅了《中国花卉报》《农村百事通》等报刊,从中汲取一些养花知识,哪种花喜欢大肥,哪种喜阴,哪种喜阳,一切在心中。养花长得四时开。春天,校园里白

色的含笑,夏天有红色的石榴,秋天有黄色的菊花,冬天有紫色的藤萝。偌大的校园,一年四季五彩缤纷,给我们增添了无尽的乐趣,我们时而数数花苞,时闻闻花香,像一只蝴蝶在花丛中飞来飞去。

在上世纪八十年代,因为有这样一所花园式校园,父亲的名气渐渐大了,多次在县里教育工作会上作了典型发言。后来,他不仅评上了省里的“张果喜教育基金三等奖”,还获得了基金会500块奖励金。

退休后,父亲赋闲在家养花。养花不仅是技术活,还是体力活。春风蕴藉养花天,为了让育花的土壤肥沃些,父亲拿着蛇皮袋,带上铲子,跑到几百米远的山上,搬运些泥土回来,然后直接用双手捧来抓去,揉伴成细细的晶粒,撒上粒粒花种;夏天到了,父亲常常顶着骄阳,给花草浇水、剪枝、锄草、捉虫,每次忙完活儿,总是汗流浹背,衣湿贴身;冬天来了,有些花儿耐不住霜雪,父亲用厚实的稻草编织成“帐篷”,搭建在它们的头顶上,让花儿寒来无恙,孕育着明春和希望。

养花有苦有乐。父亲常说,自己养的这些花都是有灵性的,有着跟人一样的生命,你若用心待它,它们必将灿烂回报你。在

我们家,走到哪,哪都是花,一株一株的色彩,一株一株的芬芳,一株一株的神韵。有的娇小玲珑,有的绚丽多姿,有的淡雅含蓄……父亲被鲜花簇拥着,赏花之娇美,闻花之芳香,吸花之清新。在花花草草的世界里,春意融融,幸福满满。闲暇时,父亲和三两个花友朋友坐在大树底下,喝着茶聊聊天,交流养花的经验,分享花开的美照,互换花籽品种。

近几年,父亲跟随母亲去了东莞,替大妹照看小孩。东莞是座花城,一年四季鲜花绽放,行走在东莞大街上,有花草做伴,阵阵花香随风飘来,父亲满心欢喜,但人已苍老,腿脚越来越不灵便了。在东莞妹妹家,父亲在花木市场买回的鲜花,要么是容易侍弄的,要么就是已经绽放的,有蔷薇、玫瑰、水仙、三角梅、牵牛花等,它们或爬在篱笆上,吹打紫色的童话;或开在窗前,细说不老的故事。父亲和母亲就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,嗅着芬芳,静守流年,看庭前花开花落,望天上云卷云舒。累了,就打个盹儿;困了,便枕花入眠。纵然外面人心拥挤,人世喧嚣,但心安之处,便是家了。

父亲养花,以一颗诗意、柔软以及执着的心,演绎出了自己最美的人生。

